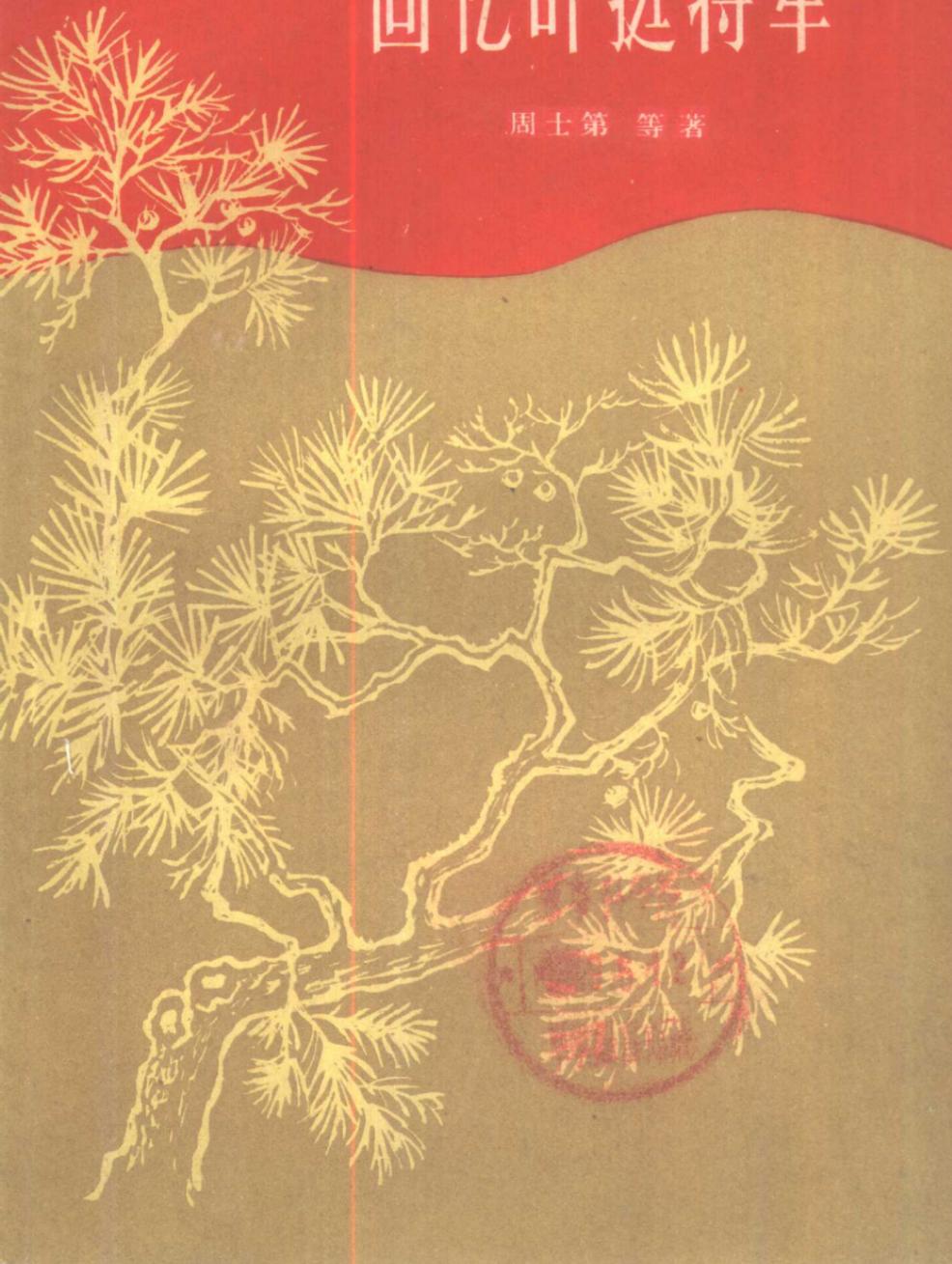


回忆叶挺将军

周士第 等著



回憶葉挺將軍

周士第等著

陝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西安

回憶叶挺將軍

周士第 等著

*

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09号)

西安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西安第二印刷廠印刷 陝西省新华書店發行

*

787×1092純 $\frac{1}{32}$ ·1印張·18,850字

一九五九年一月 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一月 第一次印刷

印數 1—30,000 定價: (5) 九分

統一書號 0094·225

目 次

- | | |
|------------------|----------|
| 回忆叶挺同志 | 周士第 (1) |
| 追随叶挺将军兩年 | 熊 煜 (12) |
| 我的爸爸叶挺将军 | 叶正明 (20) |
| 回忆我的爸爸——叶挺 | 叶华明 (26) |

回憶叶挺同志

周士第

在这悲憤交集的時候，我已不可能很冷靜的回憶叶挺同志全部的光榮事蹟，但是，為了悼念死難者，我願意在這裡把叶挺同志在大革命時代以北伐先鋒軍的姿态所建立的輝煌戰功，憑我的記憶，概略的介紹一些。

創造鐵軍

大家都知道，在北伐時代，革命軍中有一支战斗力最强、建功最大的队伍——独立团，这支队伍的领导者，就是叶挺同志。

民国十四年冬，叶挺同志被任为国民革命軍第四軍独立团团长。独立团成立于肇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組織下建立起来的，团中都是新兵，連以上干部多是共产党员。叶挺同志用他全部精力去練兵，所以在很短時間內，就練出了一支精干的队伍。

人們只知道第一次北伐开始于民国十五年七月，但是，在五月間，叶挺同志这支队伍就已出发了。当时，反正过来的唐生智軍，在湖南被北洋軍閥进攻得很危急，独立团被派为北伐先遣队。出发后，沿途接到唐生智告急的电报。叶挺同志亲率独立团，冒着炎热的天气强行軍。当时，全团只有一匹白馬，都是被害病人員騎着，他同战士一样的走路。



当时，全团只有一匹白馬，都是被害病人員騎着，他同战士一样的走路。

趙步唐 插圖

六月二日，到达了安仁县城。抵达后，驻军唐生智部的张团长对叶挺同志说，敌人四个团已占领攸县，有进攻安仁企图。叶挺同志就要率部立即开到前线，但张团长说他的第二营（营长王东原）在渌田警戒，第二连在黄茅铺警戒，敌人今天决不会进攻，坚留叶挺同志和连以上的干部会宴。叶挺同志为慎重起见，三日早晨，派第二营协同王东原营警戒，第三营协同三十九团第二连警戒。黄昏时，接到第二营营长的报告：“王东原营已垮了，我营已与敌接触。”叶挺同志沉思考虑了一下，就决定马上出发。

他在地图上和干部们研究了情况后，对我说：“你率第三连、侦探队、担架队（有武装）增援渌田，我率第一营（缺第三连）增援黄茅铺，准备明天拂晓攻击，中午十二时以前，你要打到这个村子与我会合。”他用手在地图上指着渌田北面一个村子。接着，他又对大家说：“我们是人民的武力，又是北伐的先遣队。我们不但代表了广东革命军，而且代表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们第一次打仗，我们一定要打胜！”他这个动员口号，给大家增加了无限的力量。

天还没有大亮，我们就开始攻击了。经过很激烈的战斗，敌人全部被打垮。十一时左右，我和他就在指定的村子里见面了。正在搬运敌人枪械、处理俘虏的时候，忽然接到第四连连长卢德铭同志的报告，说他率领全连，已向北追击到攸县城河南岸，敌人在城内很混乱，浮桥已被我控制。卢连长没有命令而自动追击，叶挺同志极称赞他的机动性，立即率部队出发。占领攸县后，他带着干部去看地形，道路，布

置陣地。回团部后，他踱来踱去思考，就下令将浮桥拆掉，}并通报全团：如敌来犯时，只能向前打，不能向后退。

敌人原来是想乘广东北伐軍未出发前，派謝文炳率四个团、唐福山率两个团，攻击唐生智侧背，并切断唐与广东联络线以瓦解唐軍的，但未料到叶挺的队伍这样快就赶到了。这一次胜利战斗，解救了唐生智軍之危，稳定了湖南战局，巩固了北伐基础。事后，唐生智打电报給叶挺同志，其中有“足令敌人胆寒……不仅巩固湘东，而且稳定了战局，此皆兄之功也……”之語。唐并要下令枪斃退却的王东原，以表示他的軍紀严明。叶挺同志电唐力保，王始免于死。

百战百胜的独立团

七月間，广东北伐軍正式出发，独立团拨归第四軍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指揮。接着，就进攻泗汾、醴陵，独立团担任正面攻击，叶挺同志派第一营由豆田过河，攻击敌之侧背。前进中，适与向我迂迴之敌二千余遭遇，破之，附敌背，敌潰，独立团追击，首先进占醴陵城。

八月，十二师进攻平江城，敌守将陆云，是吳佩孚軍中素称善战的将领，他的队伍，都是吳部的精銳；并在平江城南端之魯肃山一带，構筑强固工事，遍埋地雷。陆云曾自夸平江城为“金湯”。

我軍的进攻方法，是以三十五团在正面佯攻，三十六团迂迴，独立团是从右翼去包围。因为有农民引路，当独立团及三十六团从山径繞到平江城下时，陆云还在司令部打麻将。独立团乃从后面进攻，經過无数次肉搏，将敌全部歼

灭，陆沴自杀。这次使我軍能夠順利攻破平江城，是由于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援。

占领平江城以后，独立团又为先锋，继续进击，以强行军占领中伙舖东站，切断了粤汉路岳州方面敌之退路。接着，就向汀泗桥进攻，第四軍六个团都向这天险的汀泗桥攻击，攻了一天一夜，沒有大进展。后来，又調独立团从右翼包围攻击，敌人遂全线溃退。

汀泗桥战后，独立团在叶挺同志率领下，單独向咸宁追击，到达咸宁城南时，为水所阻，仅有一条铁路桥可以通過，形势之险，較汀泗桥头有过之。叶挺同志看到这里敌人虽多，但极混乱，遂在征求各营长意見后，决定派第二营从桥上冲过去，并以兩挺重机枪掩护。几百个健儿，勇往直前，虽然死者、伤者紛紛落下河中，但仍前仆后繼的和敌人肉搏，結果，終於把守桥之敌打垮。这时，叶挺同志即亲率部队冲过去，又将守城之敌击潰，占领了全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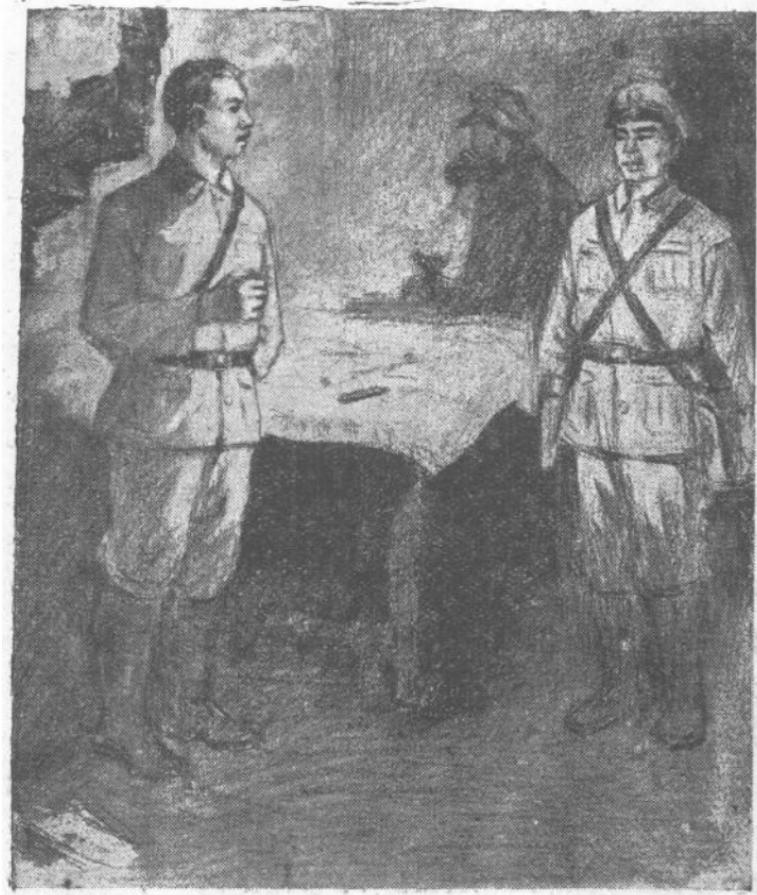
当叶挺同志进入敌人司令部时，司令部的電話还在响，他拿起来一听，原来是賀胜桥打來的電話，說是吳佩孚已到了賀胜桥，向这里詢問汀泗桥方面的情况。他們還不知道我軍已經占领了咸宁城，足見在叶挺同志率领下的队伍进军之速。

由此也可看出：倘若叶挺同志在当时不当机力断，进行追击（張发奎曾来命令要独立团不得追击超过汀泗桥十五里）和进攻咸宁，待吳佩孚带援兵到咸宁，利用天險固守，则战争形势又不知如何变化了。这是为当时第四軍軍長陳可鈺所承认的。

三天后，第四軍又向賀勝橋进攻，独立团担任鐵路及其右侧的攻击。当独立团突破敌人陣地进入縱深很远时，后面的部队还没赶上来。由于向前攻击过猛，有些殘余敌人掉在后面沒有肃清，叶挺同志遂遭到四面敌人的射击。此时接到第二營报告称：營長已受重伤，現在敵四面包圍中苦战，第五連攻到吳佩孚指揮陣地附近，伤亡过半，请增援。这时，叶挺同志手中只有一个連了，情势十分危急。但叶挺同志仍然鎮定如常，經過一番沉着的思考后，对我說：“你到前面去指揮第二營与第一營，坚决向吳佩孚指揮陣地攻击。現在，我們只有向前找出路，左边、右边、后面都沒有出路。”叶挺同志这句话的意思是說：在敌人縱深里作战不能停留，左侧第三十五團及右侧七軍第二路均落后很远，后面的師預備隊三十六團和軍預備隊第十師趕上来也还得很长时间，所以不能等待他們，只有繼續向前打。經我英勇的战士猛攻后，終于把吳佩孚的指揮陣地占領了。叶挺同志又指揮部队向賀勝橋攻击，由于他的堅强指揮和全团官兵的勇猛进攻，数万敌人垮下，真是象山崩一样。吳佩孚在賀勝橋鎮上，还斬了一个旅长，把头挂在街上，但是，也不能挽救他的失败。我們进入街上时，那个旅长的头顱的血还在往下滴。

八月三十一日，我軍进到武昌城下。九月三日第一次攻城，未成。九月五日，进行第二次攻城。

攻城时，第四軍各师及第一軍第二师等，都挑选奋勇队爬城。独立团的奋勇队不是挑选的，由第一營担任，在宾阳門和通湘門之間爬城。在爬城战中，其他师的奋勇队很多都沒有进到城牆，就停止了；只有独立团第一營进到了城牆，



陈尔振 插图

并且搭起了四个梯子。但是，因为敌人顽强，爬上城去的官兵大都英勇牺牲，数次猛冲，都未攻下。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五点钟的光景，陈可钰突然由洪山军部打电话给叶挺同志，说据第二师（师长刘峙）报告，他们部队在鸡叫前已经进城了，叫叶挺同志赶快率全团进城。闻悉，叶挺同志即率第二、第三两营及特别大队向宾阳门前进。但是，当先到城牆附近时，却隐约看见守在城牆上的还是敌军。正在怀疑中，接到第一营营长曹渊同志的报告，其中说：“我营现已牺牲殆尽，仅存十余人，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如何处置，请指示。”报告上有曹渊的署名，但渊字的前后一笔划得长长的。原来当他写完了这个报告时，头上也中了一颗子弹而牺牲了。这时，叶挺同志才知道，第二师进了城是假的。他立即到军部查明事实真相：原来是第二师估计叶挺独立团一定会攻入城，他们就先捏造说鸡叫前他们已进城，以夺取先攻进城的功劳。叶挺同志对此事极为气愤。事后，他向第四军军长提出：“从广东出发到现在，他们（指刘峙师）还没有看见过敌人，敌人也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们，他们这一行为，不仅有伪造军情之罪，而且有陷害同志之咎，必须严重处罚。”

爬城失败后，独立团开回南湖，担任围困任务。叶挺同志日夜都计划如何攻城，他想了一个办法：坑道进攻。他找到一列火车，在南湖附近用钢片、沙包装甲起来，开到通湘门附近，掩护工人坑道作业。但很快就被敌人发觉了，敌人便集中火力在通湘门掩护二千多人冲出来破坏坑道。叶挺同志指挥全团反击，经过一场恶战后，敌人很快被击退了。

十月十日总攻武昌城，独立团在通湘門的附近用云梯爬城，并占领了蛇山，武昌城遂最后被攻陷。独立团进城后，肃清了敌人，就集结于蛇山。部队从不进民房，从不“打搜索”，其纪律之严明，为人民所称道。因此，当革命軍占领了武汉以后，兩湖人民给了独立团一个光荣的称号：鐵軍。
这就是“鐵軍”的来源。

叶挺的队伍为什么会成为鐵軍

独立团为什么会获得鐵軍的称号？为什么在北伐战争中建立了如此伟大的战功呢？民国十五年冬，革命軍占领武汉后，叶挺同志曾经在独立团的干部会上，总结了北伐战斗经验。在会上，他讲了这样的话：我們为什么能夠建立这样的伟大战功呢？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独立团是共产党的军队，因为有了共产党，我們才能成为鐵軍。如果我們團內沒有这样坚强的共产党組織，沒有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则不論那一次战斗，我們能不能夠胜利，是很成問題的。如果我们不是共产党的队伍，人家会不会叫我們作鐵軍呢？我想是不会的。

独立团之所以能够百战百胜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这支队伍有着一个坚强的领导者——叶挺同志。但是，对于这一点，叶挺同志却是极端谦逊的。他在每一次胜利后，都把功劳归之于党、干部和士兵。他时常对大家这样说：“战功是大家努力得来的，我們的每次战斗，都是得力于你們。我深深感覺到，每次战斗中，当我下了命令之后，我就跟着你們大家走了。比如攸县的占领，就是第四連連長卢德銘同志在

指揮我；賀勝橋战斗前后阶段，就是第二營指揮我，而不是我在指揮他們。”

独立团之所以成为鐵軍的第三个原因，是在整个北伐中間，它始終都保持了自己的独立自主的特点，从独立团成立起和改为七十三团，虽然在番号上都是隶属于第四軍，但是，干部的調动和任免，都是决定于共产党，而不是决定于軍长、师长，虽然在形式上还要經過师长、軍长的批准。这个独立自主的原則的坚持，必須归功于叶挺同志的坚强不移的斗争精神。这个在党的领导上的独立性，到后来差不多成为合法的了。

我們必須肯定的說：由于有了这些独立性，独立团才能始終保持和發揮其战斗力，保持和發揮其为人民服务的立場，而始終得到人民的拥护，成为鐵軍。比如，从涤田战斗起到占領武汉，全团伤亡官兵一千多人（非战斗員在外），如果不是由共产党調人来补充，是无法維持战斗力的；如果没有共产党员作骨干，是不可能有高度的战斗意志的；如果不是有人民拥护，到处有人民来参加軍队和独立自主的成立新兵連、新兵營、特別大队等，則也是无法进行这样激烈的連續的战斗的。有一次，张发奎对叶挺同志說：“你們这个独立团真是‘独立’的。”叶挺同志就立刻回答他：“是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独立，我們現在才能坐在武昌城內說話。”

的确，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独立性，所以这支队伍才能一天天更加走向人民这方面来，成为以后紅軍第四軍的一部分基础。

一生和人民的敌人斗争

叶挺同志的一生，可说是无时不在与人民敌人作着斗争。民国十一年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时，叶挺同志曾保护了孙中山先生的安全。以后，他曾經对我们表示，陈炯明是他一生最痛恨的人之一。因此，当他看見对于革命的叛变行为时，就以陈炯明来打比。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号中山舰事件傳到肇庆后，他立即召集干部开会，他在会上說：“现在，第二个陈炯明要出来了，我們大家要警惕。”民国十六年汪精卫叛变时，他說：“第三个陈炯明又来了。”他对于人民的叛卖者，是深惡痛絕的。他从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起，以后曾参加了中国的历次革命斗争：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抗日战争，每一次都是站在人民立場上和人民的敌人作斗争。他一生的历史，就是一部对革命的叛徒进行坚决反击的历史，对人民的敌人进行坚决反击的历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

我和叶挺同志自南昌起义后，就分开了，从此就沒有見过面，滿拟此次能在延安会聚，那知十九年的分离，竟未得一晤而永別，宁不伤哉！

在听到叶挺同志的噩耗后，我曾經寫过兩句話来悼念他，現在，就用这两句話来作我这篇回忆的結束吧：

“头顱如鐵，意志如鐵，创造鐵軍，始終为人民服务。
見敗不屈，牢獄不屈，生平屈強，坚决与寇仇斗争！”

追随叶挺将军两年

熊 辉

从1939年1月到1940年12月，我一直在新四军军部警卫班工作。我们警卫班有十二个人，六个人警卫叶挺军长，六个人警卫项英政治委员。我是被分工警卫叶挺军长的，常常跟随在军长身边，他的一举一动给我很多教育，他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我们军部住在皖南泾县云岭镇时，特务团就住在军部附近。叶军长常到特务团的一些连队里去看看。他往往是既不经过团又不经过营，直接就跑到连里、排里、班里去了。一去，便和战士们谈话，征求战士们的意見，然后再根据了解的情况对营里、团里做些指示。他对待下级非常严格，但从不训斥。有一次我跟随军长到特务团的一个连队里去，路经一个岗哨，相距很远，那哨兵就敬礼。军长端量他一番之后，便走到哨兵跟前说：“看你这风纪扣都沒扣，裹腿也沒绑好，敬礼也敬得不对，来，我做给你看看。”那哨兵羞愧地把枪递给军长，军长接过枪来，整理一下自己的服装，持枪站在哨兵的岗位上。他已经不象一位首长，俨然象一个精神抖擞的哨兵。接着，他示范表演了一遍敬礼的动作给哨兵

看，然后亲自动手帮哨兵扣好扣子，又告诉哨兵，绑腿怎样才能打得不松不紧。并和蔼地对哨兵说：“革命战士要有精神，要雄壮！”临走时，军长又叫哨兵做一遍敬礼的动作，看看做得差不多了，便笑嘻嘻地说：“你很聪明，学的很快，这次做得很好，以后就这么做。”

他对下级，对士兵既严格又和蔼。他和项英政委住的房子里设有三层岗，第一道和第二道门岗是特务团的部队，第三道内卫岗就由我们警卫班来轮流担任。首长工作很忙，每天都要到夜里十二点才能上床，为了照顾首长健康，天天给他们弄点夜餐。我们一把夜餐端上桌子，他就叫我们盛些给外边的哨兵同志，并且叫我们去替换一下哨兵，请他们进来吃。他说：“我们忙，士兵也很忙，大家要有福同享！”有一天，下着大雪，半夜里，军长喊我，我走进他的屋里，他拿起一件黑毛子羊皮大衣递给我： “去，把这件送给第一道门岗穿上，叫他们按班往下交，回头再把这盘炭火送到第二道岗哨位旁放着，让他们暖一暖手脚。”我看首长铺上放的那薄薄的军用被子，实在不忍让他冻着，我说：“首长，你自己……”他笑着说：“我睡在屋里已经很暖和了，快送去吧！”

叶挺军长有三个嗜好：一是抽烟，他抽烟多到每天只用三根火柴，吃完早饭划根火柴把烟点着之后，一根接一根直到午饭，午饭到晚饭一根火柴，晚饭后到睡觉再用一根；第二个嗜好是吃猪肚子；第三个嗜好是喝盐开水。我初到警卫班时，头一天给他冲了杯盐水，他喝了一口说：“咸了一点。”然后就坚持着喝了下去。第二天我给他冲的稍淡一